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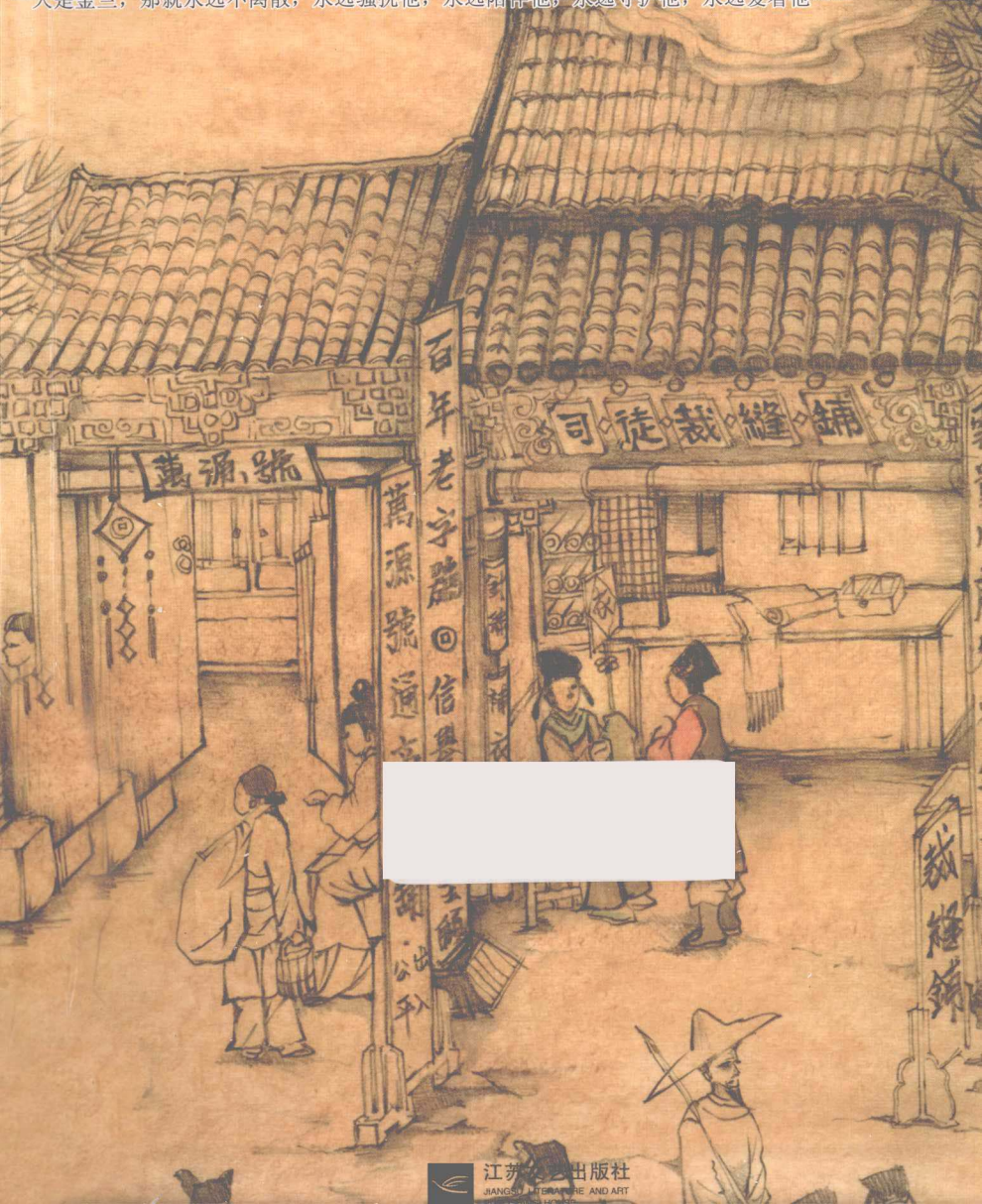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纯爱言情季——

衣衣不舍

镜水 作品

阴差阳错，她和他义结金兰。

一天是金兰，那就永远不散，永远骚扰他，永远陪伴他，永远守护他，永远爱着他……



台湾最  纯爱 言情季

衣衣不舍

镜水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衣衣不舍 / 镜水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4

(台湾纯爱言情季)

ISBN 978-7-5399-5124-9

I. ①衣… II. ①镜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3801 号

书 名 衣衣不舍

著 者 卫小游

责任编辑 赵 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11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124-9

定 价 1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关于写套书

你知道,那种感觉就像是走在路上,然后突然被天外飞来的花盆给砸到头。

眼冒金星。

是我吗? 是我吗? 是——我吗???? 这样。

那天,我又浪费时间在漫画店里闲晃(平日必修功课啊! 漫画店收了啦! 为什么? 你为什么要收? 狂哭),突然接到阿娘打来的手机,说出版社有人打电话找我,并且稍后还会再打来。

我急急忙忙地回家,一路上流着冷汗(只有两分钟路而已啦),心里想着,我做了什么? 我做了什么? 我做了什么啊啊啊?

除非必要,否则我很少打电话到出版社,因为人家上班会忙,没事干吗打电话吵人家? 我也很少接到出版社打来的电话。

究竟是什么事找我?

难道是我无意中添了什么麻烦?(我就是那种无知无觉的迟钝鬼)

难道是我看太多“特殊癖好”的漫画被发现？（出版社好神！：P）

难道是终于受不了我前序后记里太多的括号和胡说八道？
（只有这个是认真想出来的原因）

抱着忐忑的心情，我回家窝在房间里等着电话再响起。

铃铃声响，我紧张地探手一抓，不料电话线却被我踩掉（因为我的电话是随便放在地上的，也不是第一次弄掉电话线了，吾友深受其害）……等我匆匆忙忙装上去，话筒已经是嘟嘟声……
（呜……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）

所幸不到三十秒，电话又响了，我这次镇定了一点，顺利接起后一听，原来是总是很有活力的项姐。很快就进入正题：

“××啊（不才作者的名字），那个我们八月要推一个套书，想要找你。”

啊啊？啊啊啊？啊——？

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是——我吗????（西地，我只是拿前面的剪贴复制）

就像被天外飞来的花盆打中头，我这厢头顶还在冒星星，那厢项姐继续说：

“我们有四个人选……就是席绢、于晴、黄蓉，还有你啦。”

啊啊？啊啊啊？啊——？（没错，我又用了剪贴复制）

真……真是惊死人不偿命的名单啊！

啊啊，我、我我……真的是……实在太受宠若惊了啊！

和我同写套书的作者们，成就有目共睹，能够一起被放在同一套书里，我感动地想哭……也……害怕地抖抖……

老实说，虽然已经写过一次套书，但我这次还是很担心又

惶恐。

我自觉是个能力不足的人(事实上也的确是。垂头),平常写稿都要花两三个月甚至更久,和稿子培养感情的过程艰辛,只会窝在房间里对着电脑露出变态又狰狞的脸孔,写完以后就觉得虚脱必须休养生息,只要别给出版社添麻烦就谢天谢地了。

这种重责大任让我既是高兴,又心慌意乱。

上回写《七出》的时候,最少最少,我还能幻想七个人手牵手一起冲冲冲(谁跟我冲啊,好怪的幻想……),就算不成材的我是最后一名,死拖活拉地也要赶上去。

但这次只有四个人,感觉很孤独,很荒凉的啊……(枯叶飘飘)

更别提这次三位都是我个人相当欣赏崇拜且喜欢的作者……被喜欢的人讨厌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,倘若我没写好被讨厌了怎么办?

我真的不要啊啊啊啊……

说出来不怕你们斜眼瞪我,当初我在过了第一本稿子后,心里除了喜悦外,就是“以后买书可以打折”了啊……这样猪头的感想。(呃,被瞪得好痛,泪)

非常诚心地希望你们能够观赏这一套《食衣住行》套书,好好端详出版社的努力喔!

我好期待喔……(*心花朵朵开*)好想看到自己的封面是怎样美美的图?生成怎样的款?

(我有德珍小姐美美的签名画册说,和其他作者的书保存好好的不准家人碰——要看还要洗手擦干才可以看——我、我还是不要被讨厌……)

谢谢项姐、谢谢王姐、谢谢编辑、谢谢出版社……谢谢大家！

谢谢帮我画封面的德珍小姐。（图图好美喔，大心）

谢谢一同写套书的于晴小姐、席绢小姐、黄苓小姐。

虽然我不认识你们，但是我谢谢你们。（好像变成奇怪的留言板了……：P 用力挥手挥挥！）

要谢的人其实真的很多……我最大支柱的亲朋好友们，我怕我一写就写了十页废话来啦咧你们……你们知道我很感谢就好。

（变态地……不，是友善！友善地微笑）

楔 子

那是发生在非常美好的春天。

风暖日丽，天气和煦宜人，百花纷纷绽放，四周一片舒畅气息。

一个小男孩，在林中发现了一个哭泣的小女孩。

“呜……”小女孩蹲在潺潺细溪边，双手捂着眼睛，哭得好不惹人怜。

“喂，你做啥？”约摸六、七岁的小男孩见状问道。他生着两道飞扬的英眉，双目炯炯湛然，看来十分神气。

小女孩没想到后面有人，吓了一跳，赶紧转过头去。她的面颊红嫩嫩的，上头镶嵌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虽然哭得脸有些花，但依旧可以看得出来她的相貌甚是清秀可爱。

见着突然出现对自己说话的小男孩，她似乎有些嗟喟，结果还是重新盯着小溪，自己哭自己的，没有回答他。

“我问你在这做啥啊！”小男孩被忽略，心有不甘，上前走到她旁边。“有人问你话，你不应，很没礼貌喔！”

她努力地看着前方，仍然不甩人，小男孩气了。

“哇！你不睬我是吗？我偏偏要你睬，如果你不和我说话，我就一直一直地吵你。”他深深吸气，拉开嗓门，两手圈住嘴巴朝她大叫道：“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——”

小女孩先是瞪张双眸，带着不可思议地瞅他一下，随即受不了地捂住耳朵，终于开口：

“爷爷教我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。”

“啊？”小男孩住了口，发现自己亲爹好像也这么提醒过。抓抓脸，他道：“哎呀，可是你已经说了啊，所以咱们已经不是陌陌生人了。”

小女孩天真地看着他。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是啦！”

他拍胸脯，豪气干云地肯定，虽然根本是狗屁歪话。

“对了，你干啥一个人蹲在这里哭啊？”

“……有人欺负我。”她犹豫又怯懦地道。

“哦？是谁啊？”他左右张望，就算根本不认识对方，还是豪侠好义地道：“恶欺善、大欺小，最不对了！我帮你打跑他们！”抡起袖子，他露出尚未发育完成的手臂，一副兴高采烈的期待模样。

“是学堂里的同学……”小女孩斗大的泪珠哗啦啦地又掉了两长串。“他们都说我太胆小、太没用，成日只会缝缝补补，将来一定没什么出息……”

她正准备要吐苦水的情绪正巧到达巅峰，小男孩却突然插嘴：

“缝缝补补？”他眨巴着有神的眸子。

她满腔的伤心被他硬生生截断，只好委屈地把鼻涕又给吸回

去。“……我家是做裁缝的，长大以后，我要继承爷爷的铺子。”

“喔！这样啊！”小男孩昂高下巴，好像没瞧见她就要满出的泪，说起自己的志愿：“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以后想当大侠！是那种会飞天的大侠喔，很正义很正义的，两肋插刀，惩奸除恶的那种大侠喔，嘿哈！”

讲出数日前爹亲口说给他听的故事，还引用成语，他得意洋洋地扎个马步比划，看来还颇有那回事。

小女孩扁嘴，终于轮到她哭了。“你以后会变成大侠，好厉害，哪像我，只能拿针线，被人家笑没用……”

小男孩明亮的眼瞳瞅住她，道：

“你是喜欢还讨厌？如果你自己也喜欢拿针线做裁缝的话，那就好啦！”他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关系。

小女孩脸一红，看起来好似熟透的蜜桃。其实自己并不会讨厌爷爷教的裁缝……只是因为被同学笑，所以心里才开始自卑起来。

“我觉得拿针好像也很好玩喔……”小男孩拉起自己身上的衫子：“跟你说啊，我这件衣服有可能就是你爷爷做的喔！”

“真的吗……”小女孩好奇地看着那布，还不太能分辨自家的手艺。

“真的喔。”小男孩倒是一口就决定，毫无根据。“其实咱们根本就不是陌生人嘛！因为我穿的是你爷爷做的衣裳喔！”他说的又是歪话。

小女孩却很纯真地相信了。

“对耶……”她绽开笑容，像极一朵芳香又娇嫩的小小花儿，干

掉的鼻水还黏在软软的脸蛋上面，说道：“我、我觉得，你真是好人。”

“啊？是吗？我也觉得你是好人啊！”小男孩很开心地道，忽然想到什么，表情兴奋起来：“好啦！那咱们来结拜好了！”

“结拜？”她不懂。

“对啊，结拜啊。”他用力地蹲在地上，两手触地找找找，“我爹前两天告诉我一个故事喔，就是三个很好很好的人，在一个叫做‘桃园’的地方结拜的故事。”勉强给他摸到几根枯枝，他装模作样地插在土里。

“那是干什么？”小女孩见状，一头雾水地问。

“要结拜啊！”他说得理所当然，不管愿不愿意，拉着她一起跪下，“如果你觉得对方很好很好，就要跟人家结拜做手足的喔。”故事里面说的。所以他早就想找人一起结拜了。

“喔……”做手足，这个她懂。小女孩顺受没有抗拒。

“来，你跟着我说，”他举起手，因为不晓得是摆什么手势，所以就伸出食指和中指，又由于看起来很单调，所以他就把合并的两只指头分开，反复看了看觉得不错，就道：“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……噢，你快跟着我一起说啊！”

“啊？喔。”小女孩学他跪得正直，才要启嘴，又被他打断。

“你手要摆这样才行说，摆这样。”他抬高右手放到她面前，让她看清楚那两只分开的指头。

“喔。”小女孩依言照做，但是总觉得这个手势很像自家爷爷在跟客人讨价还价时用过的……“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”

“我纪渊！”小男孩接着道。

“我纪渊。”小女孩一字不漏。

“你的名字也叫纪渊啊？”小男孩太惊讶了。

“啊……”小女孩迷茫道：“不是，我的名字……叫司徒青衣。”

“司徒青衣？那你就说错了啊！要说自己的名字才对。”他赶紧纠正，又补充：“对了，你的名字好好听喔，不像我，总是被人家笑。”

“你也被人家笑过啊？”她露出同病相怜的表情。

“是啊，他们都说我的名字看起来太硬了，一点都不柔软。”他抓到对象就趁机发表不平。什么硬和软啊？他早上吃的馒头那才叫硬。

“那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她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小男孩耸耸肩，无所谓。“哎哟，咱们不要管那些啦，快点快点，重来一次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纪渊——”

“我司徒青衣。”她这次说对了。

“在此和……咦？对了对了，你几岁啊？”小男孩转头问。

“我？我十岁。”前些日子才刚刚满的喔。她稍稍地抬头挺胸些。

“咦？！”小男孩却难以置信。怎么会比自己还大三岁呢？她明明长得比自己矮小啊！“……我跟你讲，我要当大的喔，你就当小的。年纪小的人要当大，咱们不用爬树，照故事里面说的就好。”理直气壮的。他没有骗人，是书上写的。

“……喔。”小女孩有些不服，但不敢给人家知晓自己是真的不会爬树。

“那咱们再重来。我纪渊，在此和司徒青衣——”

“我司徒青衣，在此和纪渊——”

“义、结、金、兰！”

“……好。”

“错了啦、错了啦！你要说义结金兰啊！”

“呃？喔。义结金兰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站起来吧……喂喂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有没有突然想吃酱瓜啊？”

“啊？”

1

义结……什么金兰啊。

喀擦。

司徒青衣裁布的剪子，险些利断自己手指。

“糟了……”昨儿晚梦到那个家伙，果然弄得他夜不安寝，日无好事……

“司徒师傅、司徒师傅？”姓王名老五的中年男子，出声唤着眼前长相清秀的男人，让他回神。

“啊……不好意思。”司徒青衣看着手中裁错的衣袍，叹了口气。

不过也没沮丧太久，他微微眯起同样很清秀的眸子，索性利落地将两边袖口都修整齐，抬首道：

“这位兄台，请你等我一下。”

放下剪子，他从怀里拿出一块深青色的布包，手腕轻轻甩动，整块布包就摊开在旁边桌面，里头放有十数支长短不一的银针。

他取出最适中的一支，针关小得快看不见，他却眨眼就穿好了线。

由柜子底下翻出布匹，他裁出需要大小，很快地将之缝在剪坏的袖口边。

“司徒师傅，这是……”王老五不明白地望着他的动作。本来只是衣袖太长所以拿来改改，怎么现下多了这些个花样？

不过倒是……挺好看的。

只见一件原本仅有单白的长衫，双袖处被重新缝合一段简洁绣纹的锦布，点缀似的对比出两种不同的颜色，感觉为之一亮。

只是简单地做个改变，却像是另外一袭更漂亮的衣服。

司徒青衣将缝好的衣裳拿起，轻轻微笑道：

“我看这衫子朴素了些，所以替它补些东西上去。不多收钱的，兄台。”

衣服焕然一新，又听到不多收钱，王老五眉开眼笑。

“真是多谢你了，司徒师傅。”

“甭客气。”司徒青衣将改好的衣裳折妥，递给王老五，再从他手里拿到该得的银两，面带笑容，目送他离去：“慢走、慢走……幸好没砸了招牌……”待得人影走远，他松下肩膀轻念。

他家客人已经不够多了，千万别再更少啊……抹掉额前的汗，他抬头望着艳阳高照的青天，突然觉得今日好像不太适合做买卖……

“……还是歇着吧。”对，不要再犹豫了。

没别的理由，就因为他梦到了他那个“结拜手足”。他背过身，开始收拾着店里刚买的布匹，准备关门。

此时序，为金碧王朝，万晋年代。

百姓凡户三等：曰民，曰军，曰匠。民有儒，有医，有阴阳；军有校尉，有力士，有铺兵；匠有厨役，有裁缝，有马船之类。

他就是属于工匠的一个普通裁缝。

金碧王朝拥有完整且灿烂的社会文化，因此，手工业亦非常发达进步，无论经营或技术，都相当突出。早远以前，农民便重棉纳布，朝廷曾设立南北织染局，又在各大城建织造局，控制官方纺织，目的是满足皇室的需要；但从他祖父还年轻的那时候开始，由于民间需求旺盛，民业纺织已经大大地超过官业纺织。在南部乡村一带，就是因此而出名致富。

之间，不仅织布，更染印、缝制成衣，相关手工民业蓬勃发展。

这个又老又旧的司徒裁缝铺，是他曾曾祖父开张的，位于永昌城东门旁的一条小小小巷子里，在他之前已经传了三代，木头招牌腐朽得快烂掉，还得用粗绳系着，免得有天砸下来危害他人生命。

其实本来还算过得去，但后来由于同行暴增激争，迅速被瓜分，选择一多，人们多半转往较具大家名气的店号；他们这儿，一直以来都只有自宅工作，从未扩张。没人脉、没名望，也没什么特别，又位在不显眼的小巷，在他还幼时就已经很衰落，能够撑到十七岁那年接下，他都感觉好神奇。

原本还有祖父留下的固定客人，不过随着光阴流逝，年老的年老、消失的消失，渐渐地，仅有不小心对眼的有缘人才会上门。

就算如此，司徒青衣还是没有任何收铺不做的打算。因为，这裁缝铺子和他挂在脖子上的小荷包，虽然都并非什么昂贵的东西，但却是他已经仙游的祖父留给他的唯一。

有位姑娘从门前经过，望见他的裁缝铺，略是好奇地欲走近瞧瞧。

不料，他发现她后一愣，本来相当温文的眼神霎时如鹰隼锐利，死命盯着对方，仔仔细细从头到尾，仿佛要扑上去把人剥光似的打量。

姑娘被他“凶狠”注视，寒毛直竖，浑身上下不舒服起来，连连退了五六步，硬生生转回正路，根本也不敢回头，只得加快脚步迅速逃离现场。

“可惜……”司徒青衣一点也没发现自己做了什么，只是低声地自言自语：“如果她的腰带再收窄一些，应该会更好看、更飘逸才对……”

摇摇头，他替那位姑娘的丝裙感到惋惜。

正待将薄薄的木板门给合上，就看到又是一个人影奔过眼前。

“嗯？”那人跑得很快，司徒青衣却没注意到他神色慌张，也没留意他频频回首的怪异，只是叹道：“那外衣有些糟糕呢……”未染匀的颜色，零落的剪裁。

那小个儿男子一路跑跑跑，跑到铺子后门的窄弄，直到人家都拐弯不见踪迹，司徒青衣都还在为他身上的衣物难过。

“站住！”

一声清脆的朗喝，让他猛然醒神。那嗓音实在太过熟悉，熟悉到就犹如他昨日恶梦里缠身的吊唁……

僵硬移动视线，往声源盯去，果然望见一个穿着武人装束的姑娘直冲而来！

司徒青衣双手一扬，立刻关起两片木门，并且迅速落闩。